



□ 罗国炳

# 奶奶

奶奶离开已二十余载。如今年过半百的我,关于她的记忆,如同散落的珠玉,虽不完整,却粒粒温润。谨以此文,串起这些零星的片段,寄托我绵长的思念。

奶奶吴昭鸾与爷爷是同村人,他们同时成家,我不得而知,只晓得爷爷早年在林业部门工作,常年在外的田亩与儿女的重担,便沉甸甸压在了奶奶一人的肩上。奶奶与爷爷育有两男两女:大姑、大伯、二姑和我父亲。大伯与父亲各自成家后,奶奶和爷爷便居住在大伯那宽敞些的屋子里。但她的心,却始终平分给两边的儿孙。

在奶奶的五个孙辈中,我排行老四。打记事起,就觉得奶奶待我格外不同。那时她总是用个唤我“依啊”,——个语意为“亲爱的心肝宝贝”。如今想起那声“依啊”,暖意便从心底荡漾开来。

母亲常说,我这条命,是奶奶抢回来的。我出生在大伯那宽敞些的屋子。临盆之际,母亲羊水早破,剧痛难忍。那时乡村哪有条件去医院?奶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,一路小跑,从更我村赶到桥间村,邀约我的外婆做伴,星夜兼程赶赴晓岸村,硬是把赤脚医生刘某培拽到了家中。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天一夜,终于在刘医生的帮助下,把我带到了这人世间。

幼时我体弱多病,三天两头打针吃

药,成了药罐子。奶奶因此对我百般呵护,生怕我有半点闪失。若我与伙伴争执打闹,奶奶总是不问缘由地将我护在身后,仿佛我是块碰不得的软豆腐。我就这样在奶奶温暖的羽翼庇佑下悄然长大。

农闲时节,村寨的妇女们常捣碎茶油饼,拌上“闹鱼”的植物(其实是一种物理毒鱼法,让溪流里的鱼短暂晕眩浮出水面),撒进村寨背后的溪流里。每次奶奶得到“闹鱼”的消息,总会悄悄朝我招招手。我紧随其后,看她麻利地将捉到的鱼掏尽内脏,细细烘烤成鱼干,小心收藏。那是专为家中来客或年节准备的珍馐,是贫瘠日子里难得的一点油腥。奶奶上山劳作,但凡寻得几颗锥栗或别的野果,准会仔细包好,揣在怀里。回到家,瞅准没人,便悄悄塞到我手中。她自己再饿,也不舍得尝一口。这点点滴滴的偏爱,如春雨般无声浸润,在我心底垒起一座名为“奶奶”的神坛。

1985年夏,母亲积劳成疾,本地医院束手无策。在济南铁路局工作的父亲闻讯赶回,接母亲北上求医,留下我和年幼的弟妹。那年我十四岁,是老大,最小的妹妹才四岁。父亲带母亲远行,心却像被绳子拴在了家里,奶奶深知他们牵挂着家里的儿女,二话不说,领我们五个孩子,走了很远的路赶到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,咔嚓一声,一张合影定格了那一刻——奶奶居中,我们五个儿孙环绕着她。照片洗出来后,她仔细分好,一份寄给远方的父母,一份让我们各自收藏。这张当年抚慰了父母焦灼心绪的照片,如今成了奶奶跟我们五姊妹唯一的合影,被我视若珍宝,精心收藏着。

记忆深处,还有一顿终生难忘“美餐”。那时我在平秋中学读书,有一天,奶奶去邻村吃酒席,席间特意将几块肥肉用手帕包好,小心翼翼揣着。散席后,她竟不顾路途遥远,绕道来到学校,在简陋的宿舍门口见到奶奶,我惊喜又心疼。她把尚有余温的肥肉塞给我——在那一年也难得几回荤腥的年月,那几块油光光的肉是何等珍贵!晚饭后,我将肉压在饭钵底,去食堂打饭,再打两勺稀汤寡水的萝卜菜盖在上面,返回宿舍的路上,迫不及待地掀开饭菜,夹起一块肥肉送入口中,牙齿稍一用力,丰腴的油脂便在舌尖化开,混着寡淡的饭菜,那滋味竟是空前绝后的香!我狼吞虎咽,将饭菜连同奶奶包来的肉吃得干干净净。那油脂的醇香,混合着奶奶跋涉而来的汗水和疼爱,至今仍在我味觉的记忆里萦绕不散。

后来,我像羽翼渐丰的鸟儿,飞离了老屋,外出求学、工作,与奶奶相见的日子屈指可数。爷爷退休回家,总算帮奶奶分担了些农活,她的日子似乎才透进一丝微光。

暮年的奶奶,背驼了,腿脚也不大利落,却总耐不住寂寞。每逢赶集日,她必拄着拐杖,一步一挪地走向镇上,不图别的,就想在集镇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遇见我的姑姑或别的亲戚,说上几句心里话。

平日里也爱串门,与老姐们凑在一处,絮絮叨叨便是大半天。她爱热闹,恰恰是喜静的爷爷最不能忍受的。晚年的老两口,虽同在一个屋檐下,却常因这些琐事生出几分疏离与隔阂。我们孙辈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却终是无力调和这岁月的沟壑。

我清楚地记得,与奶奶的最后一次见面,是2001年4月22日,那时她已八十四岁高龄。当时我在敦寨镇工作,惊闻奶奶病重,心急如焚地赶回。推开那扇熟悉的房门,只见奶奶虚弱地躺在床上。她看见我,浑浊的眼睛里倏地亮起一点微光,吃力地唤了一声:“依啊……”我慌忙坐到床边,把手探进被窝握住奶奶的手,那冰凉枯槁的触感让我心惊。她只是喃喃重复“冷啊……冷啊……”那一刻,我清晰地感觉到,奶奶的生命之火已如油尽之灯,摇曳将熄。巨大的悲恸瞬间攫住了我,泪水决堤,伏在奶奶床边嚎啕大哭起来。奶奶反而强打起精神,用微弱的气息安慰我:“依啊……莫哭……奶奶不会死的……”一旁的大姑、二姑再也忍不住,也跟着哭出声来。那场景,凄怆得令人窒息。

回到镇上没几日,4月28日的深夜,电话骤响。听筒里传来“奶奶去了”的噩耗。刹那间,一股电流般麻木感贯穿全身,我僵立原地,唯有冰凉的泪水无声地、汹涌地滴落。那是我生命中最沉痛的一次流泪,一种被生剥离的钝痛,永生难忘。

二十四年光阴流转,如今,每当我忆起那一声声暖心的“依啊”,忆起溪流边的鱼干、山间的野果、跋涉送来的肥肉……那无边无际的慈爱便化着心头无穷无尽的思念,如同故乡的薄雾,弥漫开来,久久不散。

□ 龙俊成

# 登香炉山记

天下名山众矣,无名者岂寡哉?然凯城西三十里许,有山独得造化之幸,名曰香炉。绝壁千仞,卓然擎天,状似香鼎,故得其名。远而望之,若悬半空,恍如仙境。

是日,余偕友访“炉峰烟雨”之胜。五更而起,择径而行,自廿四拐至百步蹬,盘曲千折,举步惊心,若蹈天阶。及至峰顶,坐待日出,岩形怪状,肃然而栗。直待东山泛白,层云渐染,红光迸裂,赤日跃出,云海横流。此时香炉峰孤峙其间,似扁舟一叶,客亦如蜉蝣数点,随波明灭,飘飘乎不知所往。

山上杂花盈树,泉流有声,村舍参差,炊烟淡淡。见一古碑,其文漫漶,犹辨“黔阳第一山”数字。昔时盛况,于此可窥。此地乃古管营,风云一时,转瞬沉寂,但见残垣弹迹,犹带烽烟。绝顶平旷,奇石星布,龙席紫折,幽径通玄。俄顷骤雨泼墨,黑云压岫,狂飙裂帛,众客仓皇,始觉九域风冽,不胜高寒。少焉,日驱云散,凭高极目,一览千里,孤峰独峙,群山尽拱,临风长啸,豪气满怀,亦不亦快哉!

每岁六月十九,登山盛会举焉。倾城士庶,咸集于此,衣冠纷错,车马纵横。当是时,金笙竞鸣,飞歌互答,千牛争霸,百鸟斗雄,少年游方,老人观光,欢腾数日,各得其乐,诚香炉山之大观也!或问:“情爱之事,何须登山之高耶?”此殆所以验情之方也。

村叟云:“古传香炉峰九层凌霄,今仅存其三。”客有叹曰:“清平旧有十景,冠绝黔东,今惟炉峰烟雨一胜存焉。形胜凋零若此,况人事乎?”余对曰:“登临之感,古今攸同。此山富集山川之胜、神话之奇、古战之迹,更兼祭尤、礼佛之圣,本当名播天下。惜哉此名胜,置之不得所。若使列中原,方岳难为伍。”客闻之而叹曰:“名山亦俊杰,但求千秋遇!”

嗟夫,人但见山川有代谢,詎知山川亦观人事之短长?山川不朽,终遇其时;人生须臾,所获几何?香炉山历盛衰之变,经荣枯之劫,今得复兴之期。故不为地偏而兴叹,不以时穷而生悲。山高则志愈壮,路远则心益坚。不废移山之力,自有造极之时。噫,穿云来时,东方未晓;乘风归去,夕阳正浓。

壬寅年三月三日,凯里龙某记。

□ 杨勇

# 新联赋

黔东形胜,天柱钟灵;邦洞之北,新联肇兴。昔有坑头、圭轩、林海、共和四寨,今并一村,共谱振兴。山峦叠翠,蕴黄金于地脉;溪涧流银,聚富庶于乡邻。玉天高速,穿坝飞虹;圆盆沃野,阡陌纵横。

其一·山川形胜  
新联联要,群山环抱如屏;林海苍苍,古木参天蔽日。圭轩田畴,稻浪千重翻碧;共和沃野,牛羊漫坡逐云。坑头藏金,星辉烁烁岩层;大坝如盆,玉带穿田而过。溪水鸟鸣,日夜流淌诗韵;两寨通衢,商旅络绎于途。

其二·物华天宝  
金井辉光,昔年万夫淘砂;矿山焕彩,今朝百业腾骧。坑头大坝,良田千顷膏腴;高速横贯,地利再启新章。重晶石乡,名扬九州之域;钩藤丰茂,绿染千亩之闲。木姜子垂珠,农人笑采;油茶花覆雪,蜂蝶争忙。更兼蜜酿甘醇,牛壮羊肥,山地产业,富路康庄。

其三·继往开来  
侗韵绕梁,犹存古调遗韵;玉天高速,万壑飞桥通衢。生态园里,蜂箱列阵成行;绿水青山,金山银山之疆。驻村帮扶,志士倾心擘画;乡村振兴,黎庶合力图强。看明日新联,再赋锦绣华章!

四寨融和,金脉绵长;高速贯野,金盆纳祥。耕读传家,矢志不忘;新联之名,万代其光!

□ 高俊华

# 夏夜清雅游梦吟

一池荷花一梦清,几丛翠竹几澄心。数果沉李透凉味,半盏红茶煮光阴。静坐读书素心载,斜依候月天河凉。轻摇小扇寻幽挽,闲步长廊听蝉鸣。

□ 胡涛

# “村超”重启 感恩如烟映彩虹

当一颗足球从淤泥中弹地而起  
她的呼喊  
让小城从悲痛中醒来  
“村超”以花开的方式  
开始了新的征程

外层表皮 内胆 充气系统  
足球的结构并不复杂  
但她的力量让全网火爆  
一次次圆球的滚动计数  
丈量榕江小城跨越的历程

七月的约期  
如期而至  
是榕江的温度  
给救援英雄踏上了探亲之路

感恩之夜  
扣人心弦的歌声汇聚成河  
融入情感的舞蹈如潮涌动  
催人泪下的朗诵感动满人  
感感情投入的情景震撼人心  
激扬四射的烟花点亮曙光  
小城星光灿烂 彻夜难眠

□ 胡晓春

# 从托举到远航

——献给贵州“村T”一周年

2025年7月23日,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69周年,贵州“村T”也迎来了周岁生日,这天黔东南籍著名歌手阿幼朵、阿音组合等著名歌手到现场助阵表演。演出现场累计话题播放量超130亿次,旅游综合收入超2亿元,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等国际大舞台。她将精彩绝伦的服饰表演,作为州庆献礼展现在世人面前。让我们回顾“村T”一年来经历的那些过往。

2025北京国际时装周、肩扛木犁托起小孙女,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农,在舞台上迈着自信步伐,苗族盛装小朋友悉数登场,女孩子们从侗歌唱到哪吒之魔童闹海,展示了苗绣、蜡染、银饰等各项非遗。她们把苗山侗寨的生活,和文化搬上了时装周的国际大舞台。让世人投来异样目光,现场一片哗然,人们都很惊讶地想知道:这是一群什么样的模特?她们来自何方?

贵州苗岭山麓、清水江脚下,苗族小伙杨春林又名一古阿新就在这里生长。因为母亲擅长刺绣会做出很多漂亮的服饰,让一古阿新从小就穿得比别的小朋友漂亮。他学习也很优秀高中金榜。但家境贫寒去不了上大学,是乡亲们凑钱让他圆了大学梦。大三后他就开始全国各地售卖民族服饰,生意火爆异常,在西安的回民街上,悄然出现了一家国潮男装店,名叫一古阿新,他橱窗里没有展示民族服饰,坐着正在绣花的姑娘,她们用丝线布下经纬时空、用针线织就云卷云舒图样。用颜色涂抹河流与沙滩接壤。传统与时

尚的桥梁就这样不经意间对上。

于是他的服饰有了孙悟空、哪吒,清明上河图打造“云朵云起衣裳”以云朵纯洁寓意致敬新疆。“武汉”刺绣T血融入黄鹤楼 武汉长江大桥。他用众多的非遗时尚服饰多次登上国际大舞台。

2024年2月一古阿新将妈妈带到了国际时装周现场,妈妈由此看见了精彩的世界,4月一古阿新又与妈妈赴英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。打开眼界的妈妈提出了大胆的构想,我们的乡亲既然不能参加国际服装展演,何不把舞台搬到家乡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表演。阿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;他开启了凯里第一家古阿新分店,筹备多民族参加的服装秀场,一石激起千层浪,小媳妇 小姑娘、兴奋异常,挎着菜篮 背着孩子,跟在专业模特后面,没有音乐、没有主持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,农民和绣娘、老人和孩子,还有怀孕8个月的媳妇,扶着栏杆走秀,腹中胎儿的心跳和着走秀的脚步,颤颤巍巍。

“村T”迎来了云南、新疆、内蒙流行音乐的展演。自媒体现场直播、本来打算三场的时装秀,结果连表演了8个月都还停不下来。

“村T”火了。它表演了430场,展示了40多个不同民族的服饰,参演人数超3万。为黔东南创造了数十万元经济收入,各地走秀爱好者纷至沓来,今年国际时装周又来了古阿新从2000多模特中海选出了45位小模特,当告知家书这一趟到北京,需4000多元花费时,家长们沉默

□ 文君

# 青砖上的乡愁

——读李田清散文集《千年大院子久安背》有感

声;天井“开通敬天的管道”,则藏着农人看云识天气的生存智慧。作者没有将古村塑造成遥不可及的“标本”,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它的烟火气——这里有“酿豆腐、酸辣椒、酿苦瓜”的家常滋味,有“豆角、霉豆腐”的乡土气息,更有“油炸排散、腊肉腊鱼”的年节欢腾。这些带着味道的文字,让千年古村从历史典籍中走出,变成一个可感、可触、可回味的生活空间。

二、童年视角下的时光琥珀  
如果说历史人文是久安背的“骨”,那么童年记忆便是它的“肉”。作者以孩童的眼睛打量世界,让那些平凡的场景焕发出诗意的光彩:古巷是“捉迷藏的迷宫”,石桥是“细数流年月影的长阶”,老井是“倒映着蓝天白云的镜子”。在这些文字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古村的风貌,更是一个生命最初的成长印记——有“童年的欢乐”,比如在山野间采杨梅、摘山泡的雀跃;有“童年的忧愁”,或许是做错事被长辈责备的委屈;更有“童年的梦想”,是望着翰林祠的飞檐时,对远方世界的无限憧憬。

这种童年视角的珍贵之处,在于它过滤了成人世界的复杂,保留了对自然最纯粹的感知。作者写“久安十二景”,没有堆砌辞藻的刻意赞美,而是融入了孩童的体验:“石楼凌汉”是攀摘星斗的云梯,“仙泉凝瑞”是夏日戏水的乐园,“东山古松”是听鸟鸣的秘境。就连地下溶洞、泉井,在他笔下也成了“大自然神功的智慧设计”,

是童年探险的“童话书”。正如千夫长所言:“每个人的奶息时代,在自然的这本书里,都有一个自己的童话故事。”李田清先生正是用这些带着童真的文字,将久安背的自然之美永远定格在时光里。

更动人的是字里行间的亲情。祖父的教导、祖母的慈爱、乡邻的互助,这些温暖的瞬间像散落的珍珠,被作者用深情串联起来。他写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,写父亲在田埂上劳作的背影,写长辈们讲述的家族故事——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,实则是乡愁最坚实的依托。因为故乡之所以让人魂牵梦萦,不仅在于它的山水草木,更在于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人。作者用“质朴深情的笔触”,让这些亲情记忆穿越岁月,成为照亮异乡岁月的温暖灯火。

三、守望者的文化自觉  
翻开这本书,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“恐慌”——不是对个人命运的焦虑,而是对故乡消逝的忧虑。“看到那曾经熟悉的山水、院落、乡音、乡情,或者被开发拆迁,或者形成一处处空落,那特有的古村文化和建筑,正慢慢消逝在历史烟云里”,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,让全书超越了普通的怀旧文字,升华为一种对文化消逝的深切忧虑——在不断加速的今天,大多古村古镇在“开发”的名义下失去原貌,而李田清先生选择用文字为故乡“存档”,这份自觉与担当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他的守望,不是固执地拒绝变化,而是试图留住那些最珍贵的“根”。在书中,“耕读传家”的家训被反复提及,这不仅



了,特别是农村来的孩子,被金钱拦在了艺术的门外,很多演员家长都表示拿不出那么多钱不去北京了。四千元门票将掐灭四十五颗星星。在绝望中老天给他们送去阳光。市文联领导闻讯后给阿新打去电话,询问费用,表示叫他们坚持,过后给他们补助经费,绣里淘的妈妈们,也慷慨解囊、各地爱心人士 的汇款化作飞往北京的翅膀。45位小朋友在大爱中来到了北京,也同样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无私帮助,托举起了45位小朋友光鲜亮丽地站在国际时装周舞台上。博得了台下观众高度的赞扬。

演出完后,一古阿新将这些小朋友带到了天安门广场。他看到孩子们用侗语童

谣伴着国歌起舞时,他忽然读懂了母亲织机上的秘密——那穿梭往来的岂止是丝线?那分明是苗家阿妈用经纬线丈量着千年的时光经纬,是清水江连接塞纳河的地下暗道,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唱起了国歌,是啊,我们何其幸运,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里,我们应该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骄傲。故宫的燕子掠过黔东南的云端直播间,纽约时装周主席发来了邮件,一古阿新摸着西服内衬里母亲绣的枫香树叶,终于明白了何谓真正的“国潮”,一当革家射日纹爬上巴黎高定的领口,当台江姊妹般的香气浸润伦敦秀场,这场持续了五千年的东方叙事才刚刚拉开序幕,一古阿新将从这里扬帆远航。

李氏家族的精神遗产,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。作者写族人对土地的敬畏、对知识的渴求,写“一畦田地”的丰硕、“读书人家”的传承,其实是在为这种文化基因寻找当代坐标。当快节奏的经济社会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,迷失自我时,久安背所代表的“宁静”“安逸”,以及“灵魂像鸟一样会飞”的状态,便成了一种珍贵的精神参照。

这种守望也体现在对“家乡成故乡”的深刻体悟中。作为一个在贵州工作的永州游子,李田清先生与故乡的距离,不仅是地理上的,更是时间上的。当“家乡”变成“故乡”,意味着那份日常的亲近已被回忆取代,但也意味着更深沉的牵挂。他“为故乡写一本书”的夙愿,本质上是在变迁中为心灵寻找一个支点——无论走多远,总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回望来路,确认自己是谁,从何而来。这种情感,不仅属于李田清,更属于每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,因此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合上书页,仿佛还能听见久安背的古巷里传来孩童的笑声,看见翰林祠的夕阳将飞檐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李田清先生用文字为我们留住的,不仅是一个千年古村的风貌,更是一种正在慢慢消逝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。在这本书里,乡愁不再是模糊的情緒,而是具体的:是一块青砖的温度,一口老井的甘冽,一句乡音的亲切,一份亲情的厚重。

对于久安背来说,这本书是它的“精神档案”;对于读者来说,它是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故乡。正如那支“清远的笛声”,悠悠远去,却始终萦绕在心头——因为那里,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原乡。

